

[新西兰] 聂茂 著

情泊

奥克兰

*Love Anchoring
at Auckland*

玫瑰般的初恋
始于北京美丽的夏天
带着耶路撒冷的
神秘和悉尼的伤痛
辗转万里,流浪的情感
找到了家……

甘肃文化出版社

玫瑰般初恋始于北京美丽的夏天
从耶路撒冷的神秘到悉尼的伤痛
辗转万里，流浪的情感找到了家

情泊奥克兰

Love Anchoring at Auckland

[新西兰] 聂茂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泊奥克兰/(新西兰) 聂茂著.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3.5

ISBN 7-5048-4197-8

I. 情... II. 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1332 号

出 版 人	傅玉祥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72 千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序曲：突来的电子邮件	1
第 一 章 晃来晃去的春天	8
第 二 章 荒诞与真实	25
第 三 章 耶路撒冷的异数	45
第 四 章 “赏心”咖啡屋	70
第 五 章 悉尼的天空	77
第 六 章 再现幽灵	109
第 七 章 粉红的蝴蝶飞起来	119
第 八 章 “老虎”骑在花蕾上	147
第 九 章 不会游泳的鱼	165
第 十 章 阿曼出事了	199
第十一章 飘吧，飘吧，哈耶路亚！	217
第十二章 刀片划破了爱情	261
第十三章 悉尼的变奏	281
第十四章 柳絮上的挣扎	316
第十五章 遭遇激情	339
第十六章 飘零的花朵魂兮归来	366
第十七章 流浪的情感找到了家	400
尾声：结束，也是开始	418
后记	427

序曲：

突来的电子邮件



月亮下了山。

太阳出来了。

胡琳琳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所有的窗户，让如花似玉的阳光宁静地洒进来。

阳光真好。奥克兰的阳光比马尼拉的阳光更干净，比悉尼的阳光更透明，比耶路撒冷的阳光更祥和，比北京的阳光更纯粹。胡琳琳站在窗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阳光温柔地洗涤着她，清理着她有些纷乱的思绪。奥克兰的海水很蓝，上面停泊了大小船只，许多鸽子在泛着波浪的海面上自由自在地飞翔。胡琳琳喜欢奥克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喜欢皇后街上那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表情交织的风景，高高的 Sky Tower，不断翻新的电子广告牌，魔幻般闪动的彩旗和文字，拥挤而又有序的道路，车辆、行人、时装、香水以及不时溅起的娇笑，无不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异国情调。

有风吹来。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像苦艾叶一样的清香。这清香与晶莹的露珠、紫玫瑰、翠鸟的歌唱和柔美的风粘在一起，胡琳琳嗅着、吸着、品味着，一如品味一段醞醞的往事。

昨天晚上，胡琳琳没有睡好。严格地说，她没有入睡。她睡不着，眼皮时不时地跳一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在自己新买的房子里睡不着觉，胡琳琳感到有些不安。但她极



力压抑这种感觉。她渴望平静、渴望安宁，她不想、不愿、也不敢再折腾了。“我太疲惫了。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也不怕、只身闯荡以色列的小女子了。”胡琳琳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十天前，胡琳琳和尔龙买下了这座小洋房，入住进来，感觉一切都理想。这座房子位于奥克兰西边富人区，紧靠大海，房子属于西班牙建筑风格，二层楼，双车库，铝合金和琉璃墙壁，线条明朗柔和，有游艺室、小花园和游泳池，整个面积达八百多平方米，远远望去，像是一座精致的城堡。胡琳琳希望在这座“城堡”与尔龙平静地生活，直到慢慢老去。虽然她还很年轻，连妈妈都没做呢，可她总喜欢想到将来，甚至想到撒手尘世的最后的日子。她希望能与尔龙平平安安地在这座“城堡”里生活到老。

可是，尔龙只在这里住了两天，他就匆匆赶回马尼拉。尔龙在那里的商务还没完全结束。作为美国一家跨国公司驻远东地区的总经理，尔龙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马尼拉让胡琳琳感到不可理解，她曾经特地问尔龙为什么不把办公地点选在东京、上海、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地，尔龙笑着说：“马尼拉是一块磁铁，别因为上面积了些灰尘就看不到它的可贵。”尔龙在马尼拉有滋有味地生活着、忙碌着，胡琳琳却一点也感觉不到这块“磁铁”的动人之处，她在马尼拉像个无聊的贵妇人，既无人欣赏，又无事可干，每天惟一可想的事就是去一趟市图书馆，但一出门，又感觉气闷，塞车和拥挤使每个人都成了夹心饼干。胡琳琳在马尼拉熬了三个月，实在有些呆不下去了。说真的，从奥克兰到马尼拉，在胡琳琳的感觉里，就像从童话世界回到了现实生活。尤其是，菲律宾政局动荡不安，让胡琳琳老是想起她在耶路撒冷那一段跌宕起伏的诡奇生活，她不愿再受刺激，遂坚决要求回新西兰来，回到奥克兰这个花园般的美丽城市。几年的漂泊，胡琳琳太疲惫了，她渴望把“根”扎下来。其时，新西兰正是近二十年来房价最低、新西兰币与美金的兑换率也是最低的时候，胡琳琳便与尔龙商定，倾囊而出，买下了这座小“城堡”。

尔龙走了后，胡琳琳并没有闲下来，她暂时不想找工作，只想先



安下心来，将她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读 MBA 时的优秀毕业论文翻译成中文到国内去出版。同时，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健身俱乐部，每天花上一二个小时做 Body-building（健身）。她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觉得生活很充实，很惬意。每晚她都睡得踏实，一种浓浓的“家”的感觉使她感到有些满足。

然而，昨天晚上，胡琳琳整个儿失眠了。她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乱七八糟，糊糊的像一团浆泥，搅都搅不开。后来她就干脆不睡，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尔龙或朋友们的电子邮件。

没想到，胡琳琳突然收到了阿曼用 Hotmail 从美国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阿曼在这封投石问路式的邮件中，只简单地介绍了她在美国的情况，并说老客布对她不错，她已经做妈妈了。阿曼在这封信中用着重号特地指出，要胡琳琳一收到信，立即给她回复。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愿上帝保佑！说真的，我想你快想疯了！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要来看你，哪怕你在天涯海角！”

这是阿曼在这封邮件里最后的一段话。

胡琳琳读了这封邮件，心针刺般地跳了一下。打从阿曼跟她的老客布去了美国后，胡琳琳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在她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她曾经多么盼望阿曼能给她来信来电话啊。胡琳琳并不期望阿曼给她带来安慰，相反，她一直为阿曼悬着一颗心，总觉得她那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随时可能解散。

阿曼一去杳无音讯只能加重胡琳琳的猜测。

现在，阿曼像她曾经常说的幽灵一样，消失了几年之后突然“冒”了出来，在胡琳琳心情已经平静，在胡琳琳已经将她彻底“忘记”的时候，阿曼的这一封信，将胡琳琳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更加搅得一团乱麻：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连同这以前的迷蒙岁月又潮水一样充溢胡琳琳的胸口，激荡她的灵魂，让她惊喜交加，无法平静。

胡琳琳立即给阿曼回了一封短信，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地址和

电话告诉了阿曼。

信发出后，胡琳琳就愣愣地望着电脑屏，感觉一种冥冥之音正蜂蝶般地消逝于宇宙的“黑洞”之中。

两分钟后，胡琳琳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夜深人静，急骤的电话铃格外刺耳。胡琳琳飞快地抓起话筒，大声嚷道：“是阿曼吗？我是胡琳琳！听清了没有？我是胡琳琳！”

过了一瞬间，话筒里传来阿曼狂喜得有些嘶哑的声音：“听见了，听见了！感谢上帝，我终于找到了你。我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声音因为太遥远而显得有些轻微。

“你上了‘天堂’，就忘记咱姐妹了！”胡琳琳反而率先责备起来。

“什么‘天堂’，别糟蹋了这个名字！”阿曼还是以前的阿曼，她粗声粗气地在电话里吼：“美国算什么鸟天堂？我一到达这里，就像上了战场似的，忙得成了乌龟。”

“别夸张了。老客布对你好，有经济后盾，不要打工，光读书，有啥了不起的？”

“瞧你说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阿曼继续大声嚷道，“我和老客布年龄差距太大，又实在没有感情基础。我不自己挣点钱，万一哪天，他发神经了，一脚踢开了我，怎么办呢？”

“行啦。你现在有了小孩，熬过来了，就好了吧？”

“还过得去吧。”阿曼说，“噢，别光讲我的事了。你怎么到了新西兰？”但阿曼刚发问，就刹住了，她迫不及待地说：“对了，我这儿有一个人想跟你说话呢！”

“谁？”胡琳琳一下子紧张起来，眼皮又猛地抖了一下，握着话筒的手也感觉更加发烫了。那曾经极力压抑的“不安”此刻又猛地加大了许多。

“你一听就知道了。”阿曼的声音反而平静下来。

胡琳琳的心悬了起来。她常常有一种预感：你越是不希望发生什么事，那事情越是逼真地发生，而且发生得是那么快，像一阵突起的风，让你措手不及。



“琳，我是朱大鹏。”电话那段传来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那声音像是裹着沾满泥浆的叶子，沉沉的像遥远的天空中飘了过来。

“你……”果然，心中的悬念一猜就中。像有什么东西尖锐地划来似的，胡琳琳顿时语塞。这声音曾经是那么熟悉，一如一种气味，时间越久，记忆越深。此刻，窗外月光如乳，万籁俱寂。朱大鹏的声音在这种时刻响起，对胡琳琳而言，真不亚于晴天打雷。

“我对不起你，我、我本不应该再打扰你，可、可我忍不住。”朱大鹏欲言又止，话里充满着矛盾。

“你什么时候去了美国？去干什么？”胡琳琳话一出口，又后悔了，心想：他去哪里、去干什么无关紧要吗？

“马明不行了，得了肠癌。”朱大鹏幽幽地说，“本来你知道，我与她早就没什么关系了。可我没用，总是忍不住想她，就像现在忍不住想你一样。”

“你还会忍不住想徐丽萍吧？”胡琳琳终于镇住了自己，极力将声音表现得很冷淡。

“天地良心，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她。”朱大鹏声音发涩，说，“不过，我倒是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说说安安的事。我跟你说，我真对不起安安。”

“安安是谁？你有必要跟我讲起她的事吗？”胡琳琳的声音更加冷漠了。心想：你究竟还有多少个“红颜知己”？

“说实在的话，琳，我不想再瞒你，我去澳洲，就是奔安安去的。尽管当时连我自己都不承认。”

“真有你的！朱大鹏，你在跟我讲澳洲的事情时，压根儿就没有提到她！”胡琳琳的声音忍不住提高了，她心里太气，几乎有点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其实，我在心里把这些全说了。而且，你不要生气，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反反复复惦念着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个关于安安的故事。”朱大鹏叹了口气，又补充道：“我在澳洲啥也没得到，我是拿着安安的骨灰盒回来的。”

“她死了?”胡琳琳大吃一惊。

“唉，琳，我真不愿提起这件事，它太让人痛心了。”朱大鹏剧烈地咳了一下，喘回一口气后，继续幽幽地说，“在跟你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时不时借出差的名义去看望她的老爸。你还记得吗？有一回，我迟了好几天才回来，说是广告合同没有签好。实际上我是在陪着这个老人，我担心他会孤独地死掉。”

“你真是好心肠呢!”胡琳琳直通通地说，不知道是赞扬还是讽刺。

“后来他还是孤独地死掉了。”朱大鹏嘶哑地说，“我的腿伤就是因他而致，他是安安的父亲。安安死了，他也死了，我还活着。这就是报应……”

“你别说这些了好不好?”胡琳琳心里很难受，一种说不清楚的苦闷压在她的胸口上。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还活着，我是应该死的。”朱大鹏继续说，“上帝真不公平，让不该死的人早早地结束了生命，却让该死的人留在尘世忍受痛苦。”

“你相信上帝吗?”胡琳琳忽地问，话一出口，她又觉得不应该问。

“我曾经一直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现在看来，我错了。”朱大鹏没有正面回答，但他反问道：“你呢，你相信吗?”

胡琳琳沉默了。

“我、我有一个请求。”朱大鹏话锋一转，竟用颤抖的声音央求道。

“说吧。”胡琳琳的心猛地悬了起来。

“你能让我来看看你吗?”

“还有这个必要吗?”一根细细的针在胡琳琳敏感的部位隐隐地刺了一下。

“你说呢?”朱大鹏像往常一样反问道。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胡琳琳果决地拒绝了。她找了个不是理由



的理由，说：“你不是要照顾马明吗？”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行了。事已至此，我认命吧。”

胡琳琳本以为朱大鹏会因此放下电话，谁知，她竟听到了他一段孤魂般落寞的直白：“我碰到的三个女人都很杰出。实话说，我与马明在一起最紧张，与安安在一起最散淡，与你在一起最默契。可我的命太硬，安安已魂归天国，马明正在步她的后尘。只有你命大，健康平安。我真诚地祝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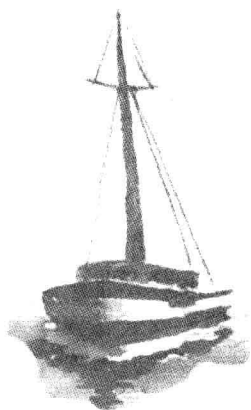
朱大鹏说完，迅速挂上了电话。他似乎不在意胡琳琳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甚至顾不上把话筒交给阿曼。这就是朱大鹏，尽管生活已经将打磨了他的许多棱角，可骨子里的他并没有变。

这个国际长途电话已经打得够长的了。胡琳琳放下话筒，耳朵里一片蜂鸣声。四周静极了，静得只听得见她的心跳。她突然感觉脸上有一片凉凉的潮湿，用手一摸，竟是泪水！

哦，往事像一首歌，在月光的“城堡”里低吟徘徊，久久不去……

第一章

晃来晃去的春天



胡琳琳细腻地体味到了一九九五年那花粉般飘来的湿漉漉的春天。

那微微吹来的风，散发着甘蔗一样的气息，从绿得发亮的山岗，从鸟声四起的树桠，从有些倾斜、不识农事的消瘦的草垛，绵绵不断涌进楼台亭阁，涌进触手般扩展的城市。胡琳琳那张美丽得让男人的眼睛发痛的脸在这样的暖风吹拂下，更加妩媚灿烂。

湿漉漉的风从葱嫩的手指吹过，像凉呼呼的雨丝，像穿红挂绿的音符，带着白云般柔软的质感，在胡琳琳眼前，剧烈地晃动。

就这样，在一九九五年这个晃来晃去的春天里，胡琳琳不由自主地迷失于一条河流。那一条像时间一样古老的河流，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爱情”……

对胡琳琳而言，爱情的序曲充满悬念。其时，她刚从以色列返回不久，正在北京一外资公司驻京办事处工作。一天上午，胡琳琳刚来到办公室，同事老张说有一个自称“猴哥”的人找她，还说有急事，每隔五分钟就打来一个电话。

“噢？”胡琳琳盯着老张，一副既可疑、又纳闷的样子。正在这时，铃声猛地响了起来，老张指指电话机，意味深长地笑道：“准又是那个‘猴哥’，第六次了，你快接吧。”

谁是“猴哥”呀？胡琳琳努力搜寻记忆中的患难兄弟，可没有一



副脸孔是标着“猴哥”大名的。胡琳琳只好拎起话筒，以职业般的语气说：“你好，请问你要找谁？”

电话那一端竟意外地沉默。胡琳琳只好又用英文重复一遍，因为国际长途有一点时间差，她担心是美国总部来的电话。

没料到，正在这个时候，胡琳琳听到话筒里突然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哎呀，我要找的就是你啊！”

胡琳琳身子一抖，吓了一跳，仿佛自己陡然置身于电影中的某个情节。

“你是谁呀？”胡琳琳惶然地问。

“你先别问我是谁。”对方说，“告诉我，你是胡琳琳吗？”

“是的。”胡琳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这就对了。你的声音还是那样动人。”对方有一丝得意。“今天中午你有空吗？我想与你聊聊，吃顿便饭。肯赏脸吗？”

“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动不动就是吃饭，真俗气。胡琳琳这么想。

“这话让我有点伤心。”对方说，“我千里迢迢，费尽九只牛外加二头老虎的力气，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可你竟然想不起我是谁！”他幽默的语气中有一丝柔柔的责备。“我的声音苍老了许多吗？”

这是谁呀？胡琳琳感觉对方的声音很陌生。“对不起，我实在……”胡琳琳一下子陷入被动状态。她的表情有点傻愣愣的。胡琳琳本想说：“我实在想不起你是谁……”可这话她还来不及说，对方已抢先一步打断了她——“其实这也没啥。你也用不着抱歉，只是快快告诉我，今天中午你有没有空？”

“我一定要回答吗？”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

“可我还是想知道你究竟是谁……”胡琳琳固执而又虚弱地说。

“你看你，怎么像个乡里妹？”

“这话可不幽默。乡里妹咋啦？”

“你甬钻牛角尖。你又不是乡里妹，犯不着为此与我抬杠。”

“谁稀罕与你抬扛呀？”胡琳琳没好气地说，“何况与一个不认识的人。”

对方有点发急了，说：“干吗一定现在就要告诉你我是谁呢？你难道不想留下一点想像的空间吗？你难道不希望生活中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些浪漫和悬念吗？”对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理由，几乎容不得胡琳琳多想。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对方又用“激将法”加上一句：“如果担心碰上流氓，你就叫一个保镖一起来吧！”他封死了胡琳琳所有的借口。看来这顿饭局她是想躲都躲不掉了。

其实，胡琳琳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软蛋，恰恰相反，她是一个敢说敢闯、敢爱敢恨的女子。记得当年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班上一男孩苦恋着她，在写了几十份情书、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后，恼羞成怒。在最后一封信里，他竟然威胁说：“你再不回答，我就与你同归于尽。”胡琳琳当即拿了一把水果刀，跑到他的宿舍，义正辞严地说：“有种的就用这把水果刀往我身上捅一刀！”结果，那家伙吓得像乌龟一样缩了回去……

“怎么样，还没定下来？”对方在催促，还故意加上一句：“你这么拖泥带水的，真让我心灰意懒呢！”

“哼，有啥了不起的？就是‘鸿门宴’，我也单身来赴，好不好？”胡琳琳终于来了豪气，直截了当地说：“请告诉我地点和时间，好不好？”

“好女孩！两个‘好不好’说得真痛快！真好！”对方用得意的口吻说，“地点就定在中国文联大楼旁的红豆小餐馆。我喜欢那里的‘鸳鸯火锅’，你不会反对吧？时间嘛，你自己定吧，不要耽搁革命工作就是。反正我十二点钟就会准时在那里恭候你。”

真怪。怎么没有一丝风？放下电话，胡琳琳望着窗外春笋般直立的高楼，回味着刚才的一切，她突然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她奇怪于自己的这种感觉，一时理不出头绪来。自从回到北京，她将耶路撒冷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埋进了心灵最隐秘的部位，她不愿回忆，不愿意



碰它。但是，有时，她无缘无故就发起呆来，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同事老张见胡琳琳接完电话发呆，就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胡琳琳缓过神来，冲他一笑，耸耸肩，说：“刚才的对话，你都听到了？”

老张有点不好意思，说：“当初没在意，后来听着听着，感觉像在看电影。”

“觉得有趣？”

“这样的电影都看滥了。”老张说，“不是吗？”

胡琳琳没吱声。老张品了一口茶，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不过，生活可不是电影或者小说，你最好当心点！这年头什么人都有的。”

“我也什么人都见过。”胡琳琳本想顶撞一句，但想想人家也是一番好意，何况是一个办公室的人，说话总得有个分寸。于是，她懒洋洋地说了一声：“谢谢，我会当心的。”说完，便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可她的心思还在琢磨刚才那个陌生的电话：“猴哥”究竟是谁？

窗外车流如潮，人声嘈杂。北京的上空瓦蓝瓦蓝的，高不可测。阳光灿烂。几朵白云花絮般地摇曳空中。

胡琳琳无心上班，她感觉自己就像那天上的白云，在不由自主地飘呀飘……

中午十二点整，胡琳琳怀着忐忑的心情，准时赶到了红豆小餐馆。当她从的士走下来时，一双灿烂的眼睛正笑盈盈地望着她，脸上有些诡异的得意。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她，啥也没说。而胡琳琳看到他时，猛地“格登”一下，眼睛瞪得老大，心里在喊：“天老爷，怎么可能是他？朱大鹏！”

“真是太意外了！”胡琳琳脱口而出。

“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朱大鹏有点耍油嘴。

“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嘛。”

“这是理由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得了吧。我可没有野心。”朱大鹏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终究还是找到了你。”

“好像了了什么宿愿似的，说得如此动人！”胡琳琳娇笑道。

“可不嘛。”朱大鹏把胡琳琳引进餐馆，边走边说：“你来得特准时。”

“你比我到得早。”胡琳琳说：“真有绅士风度呢。”

“你怎么不说情场老手都这么干的？”

“你有自知之明就好。”

“我是跟你学的呢。”朱大鹏说着，朝胡琳琳做了个鬼脸。

餐馆服务生春风满面地迎上来，将两人引入一雅座。

“你不是在澳洲吗？好好的干吗回来？”胡琳琳屁股还没有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不是在以色列吗？好好的干吗回来？”谁知朱大鹏反将一军。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胡琳琳心里就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人生的聚散离合，真是难以预料呀。对朱大鹏，胡琳琳在大学念书时就认得他。当时他已成家立业，在北京某机关做着不死不活的官僚工作，经常去大学玩。据说他的妻子十分漂亮，也十分厉害。但是，究竟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厉害”和怎么“厉害”的，胡琳琳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胡琳琳知道，他们夫妻俩感情不和，后来据说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了。

事实上，两人交往没过多久，朱大鹏就主动向胡琳琳坦承过这些。只是胡琳琳这个“糊涂虫”当时竟也没把它当回事。也许，因为朱大鹏英俊潇洒，幽默风趣，又是高干子弟，他的身边总是有一大堆漂亮女孩子蜂飞蝶舞，一个个都想嫁给他。胡琳琳不愿再凑热闹，因此有意疏远他。如此这般，两人的交往虽然持



续了几个年头，但仅仅停留在友谊阶段。或者说，比友谊多，比爱情少。

大学毕业前夕，同学们一个个为留京或找个好的“铁饭碗”而费尽心机。“直线说”和“曲线救国论”在校园闹得沸沸扬扬。所谓“直线说”是指一些女学生为了留京，不惜出卖爱情甚至肉体。所谓“曲线救国论”，是指一些男孩写血书，主动申请到西藏、新疆、甘肃等“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回挪。胡琳琳像旁观者一样，冷眼看着这一切。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她的个体书店上。

朱大鹏曾专门找过她，询问她的毕业去向问题，声称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言语一声就是了。这种机会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抓住不放了。可胡琳琳一声不哼，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应了“船上人不急，岸上人白急”这句俗语。

朱大鹏忍不住找上门去。

“你不希望留在北京吗？”

“你是说，如果求你帮忙，我能够？”

“大家互相帮忙嘛。”

“那你干吗不帮别人呢？”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帮助别人？”朱大鹏悻悻地说，那种自作多情、多管闲事的失落感令他无地自容。可实际上，也正是胡琳琳的满不在乎，加深了朱大鹏对她的印象。比起有些女孩的太在乎，他觉得胡琳琳身上有一种令他心动的气质。

然而，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可不是由气质来决定的。胡琳琳听天由命，结果被分配到外省一个大型国营企业里做文字工作。朱大鹏获悉后，恶作剧似的给她寄来了一个上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纸船。

“真有你的！”胡琳琳冷笑一声，将纸船扔进了厕所。但她在给朱大鹏回信中却同样恶作剧地称他寄来的纸船成了她“心灵的依托，灵魂的伴侣。”更有意思的是，胡琳琳对国家分配给她的“扼